

胶东花饽饽: 蒸出来的艺术

在我的记忆深处,花饽饽从来都跟暖暖的炕头联系在一起:长辈们在炕沿上不停地忙活着,双手沾满了白面,孩子们窝在一边,吵着要吃“刺猬”饽饽,母亲用红曲、黄曲小心翼翼地小鸟点染红眼睛和黄嘴巴……大人们欢心细致地忙碌着,孩子们自然有了口福。

胶东人的传统习俗里,每逢节日,家家户户都会蒸上一些花饽饽,在蒸好的饽饽上装饰龙凤呈祥、石榴花开、莲花宝座等花型,所有吉祥福愿都凝聚其中。除了自家人吃,他们还会将花饽饽作为礼物送给亲朋好友,寓意着日子蒸蒸日上。

小时候的记忆里,母亲制作的花饽饽充满童趣,而如此“奢华”的花饽饽还是第一次见到。究竟是怎样做成的?在姜振美的家中,我看到了花饽饽整个制作流程。

姜振美把各种颜色的食用色素按照比例兑入面粉中,用来制作花、蝴蝶等造型的配饰,未兑入色素的面粉则用来制作饽饽底胚。经过和面、发面和揉面几道工序后,姜振美开始对饽饽进行塑型,她用刀小心翼翼地切开面团的尾部,“切面一定要光滑,深浅适中,蒸出来才会有饱满感,同时形状也会最自然。”最后,再“歇息”一个小时,醒好面就可以上屉了。

揭开笼屉的瞬间,透过氤氲热气,一只只个头饱满、憨实挺立的大饽饽呈现在眼前。蒸好了饽饽底胚和饽饽配饰,接下来就是点染颜色了,再添加上配饰,一个花饽饽就大功告成了,华丽精美难以名状。(刘宇艳)



巴扎上的过客

年货市场的陌生人

古尔邦节前夕的市场,天虽然已经黑了,却依旧人声鼎沸。不算宽敞的街道上摆的全是小摊。大声叫卖的商贩,热情抢购的买家,氤氲的灯光下,闪动着一张张兴奋的面孔,表情生动而夸张。三轮车们各寻缝隙穿过拥挤的街道,每辆车上都坐满穿红着绿满载而归的当地人……暮色中的和田巴扎,一如这座城市带来的第一印象:鲜活,热情,陌生。

这时,突然有个陌生人走过来,用生疏的汉语问,你是不是第一次到和田。“马上就是我们的古尔邦节了,很热闹的。”他笑着说。“我们做个朋友吧?”他的笑容有些腼腆,表达却直接得让人有些措手不及。

客气地应答,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合乎礼貌的距离,终究还是无法在此情景下接受这样一份来自陌生人的帮助。

在十字路口互道了再见,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巴扎的人群中,长出了一口气,心情却变得有些抑郁,不知道是否是自己太过小心辜负了一份他人的善意。

美丽是女孩通用的语言

再次见到艾提卡大巴扎是第二天逛完和田博物馆之后了。

那些异域风情的地毯,花花绿绿的头巾,镶着金边的餐具茶具,晶莹剔透的玻璃器皿,还有穿梭在这些颜色鲜艳闪闪发亮的商品中间的戴着各色头巾穿着长裙的美丽女子,多多少少可以唤起一些你对于丝路的幻想。

只是这些不是表演给你看的民族风情,不是展柜中摆好姿势的展品,而是平常的生活偶然流露的美丽,素面朝天,却有血有肉,只是,它们同样不会理会你这个观众的存在。一切都在暗示给你:你只是一个偶然路过别人生活的旁观者。

作为人群中惟一不扎头巾的女子,穿行其间,总是难免收到各种打量的目光。想改变



这种状态,走进了旁边一家纱巾店。五彩缤纷的纱巾从棚顶垂挂下来,店主是位美女,看到我进来,随手从一堆头巾里抽出一条扔给我。学着她们的样子把纱巾扎在头上,询问地看向她,她点点头笑起来。

听得懂的交谈仅限于价钱,不过在打扮自己这件事上,女孩之间本来也不需要多少语言的。

人世就像集市

其实和田的巴扎最负盛名,应该是玉石市场。可惜于此没有太大兴趣,不过还是来到了玉龙喀什河边,下到河道里走了一遭。机缘巧合捡到美玉那种事就只把它当传说了,对着满河的鹅卵石,一块石头也没捡回来。下午的阳光洒在河面上,银光闪动。

陈舜臣的《西域余闻》中曾引用波斯诗人哈非兹的诗句——“人世就像集市”。你来我往,一切都是偶然的聚散,人和物每天都在改变,只有集市却依然故我。就像这片绿洲上,两千多年的世事纷纭,普通人的生活早已面目全非,但生活也其实从未改变。

傍晚,再次回到艾提卡大巴扎,最终也没有把美女店主那儿买来的头巾扎在头上。经过一天的适应之后,终于可以在周围一片好奇的目光中,安之若素地坐在小吃摊前吃完一碗米饭或者一个浇了酸奶的粽子了。

既然只是过客,那便认真扮演好过客的角色好了。巴扎之上,又有谁不是过客?

(小凡)

杨家埠年画



山东的年画多出自潍坊寒亭区的杨家埠。这个远近闻名的村子与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并称为全国三大木版年画产地。杨家埠木版年画兴于明初,到了清朝乾嘉年间,这里的画店已达百家,画种上千,其制作工艺一直流传至今。

走进杨家埠,沿街有一排青砖灰瓦、仿明清风格的民居,大多是卖年画与风筝的。百年老字号“和兴永”的掌柜杨乃东从十几岁开始跟父亲学习刻版,仍保留着刻木版的习惯。“杨家埠老一辈到了冬天家家户户都做年画,一张几分钱,贵的时候一毛钱,大多是印灶王爷,现在都用宣纸做年画,也没几家做木版年画了,刻木版太麻烦了。”杨乃东说。

年画最复杂的工艺是刻版,包括线条版与颜色版。“以前做版用栗树,那时候地多,到处是野树。现在用的是梨树,没有太多丝,但梨树也少了,一小块板子也需要上百年的梨树,以后再做版就更难了。”杨乃东说,做好线条版后,要印一张版样,贴在木板上,再刻颜色版,需要几种颜色就要刻几个颜色版,“稍有差错,就得返工”。

(郭旗)